



邪道笑魔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下

邪道笑魔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Ⓣ
下

1252
46

1252

二十一 桃定

不与对手保持接触，怎能掌握情势？

霍然没有人手可用，他必须主动与对方保持接触。艺高人胆大，他无畏无惧地进入溪口村。

他也扮成渔夫，穿了青灰的直裰灯笼裤，脸色略染深些，粗犷的气势掩盖了书生秀才气质，赤手空拳昂然进入唯一的小市镇。

市集已散，小市街恢复了宁静，但小店铺依然开门做买卖，小食店仍然供应酒食。

能成为市集的村落，表示不但是附近二十里内最大的村落，也是交通可以贯穿四乡的地方，也就经常有附近的乡民过往，并非与外界没有往来的封闭性村庄。

他感到诧异，怎么村里毫无动静？

看出有异，便得进一步打听。

他在一家铁器店前站住了，好奇地观察店堂的忙碌情景，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铁器店，有三家大门面的店面，店堂也是工作坊的一部分，内进还有大工场冶金炉。

看店堂的情景，便比他老家德州的任何铁器店都大，居

然在这种小村中生存，他极感惊讶。

店堂便有三座炉，小伙计把风箱拉得呼呼怪响，炉中火焰熊熊，炭火炽盛。

店堂工场生产一些小铁器：大量的四角形长短船钉、桅杆橹桨用的环与箍、锄头、镰刀……

师傅们领着徒弟，叮叮当当打制铁器，火星满堂飞溅，热气直冲店外，热闹得很。他入店傍在长柜旁，转身目光仍落在铁匠们的身上。

他对铁器相当熟悉，因为有一位老同年，是一座铁工作坊的少主人，读书之外也管理店务工场。

“客官想订制些什么器物？”

那位粗豪精壮的店伙，在柜内向他笑吟吟打招呼：“小店是全县规模最大，手工最精的铁器店。”

“呵呵！贵店打造杀生的器物吗？”他转身笑问。

有些铁器店专制农具、车具及日用小器物，拒绝打造武器。

武器包括刀枪箭尖，杀生物物不但包括刀枪武器，也包括菜刀、杀鱼小刀，甚至镰刀同样可以割断禽兽的脖子，有些不忍心杀生的铁器店，绝不打造或出售这种利器。

“本店无此禁忌。”店伙坦然说：“而且打造杀人的刀剑。”

“哦！贵店有铸刀剑的师傅？”

“呵呵！咱们这里是铸刀剑宗师故乡；往昔世间各地仍在使用铜刀铜剑，咱们吴越已经出现铁剑钢刀了。吴王阖闾的三千把宝剑，都是咱们的祖先替他铸造的，哦！客官想订制兵器？”

“有这个意思。”他信口答：“用健钢呢，抑或是用淋口？”

“呵呵！得看客官希望能用多久，作些什么用途以及运用的技巧而定。之外是能花多少银子，以及取件时间的久暂。”

打造兵器不简单，最重要的是韧性与锋口的硬度。古代的名剑干将莫邪，龙泉太阿，皆出自吴越的名匠之手，铸剑师天下无双。

健钢，指用灌钢法铸锻的技术，所谓千锤百炼，指的就是健钢法。将高炭分子均匀地灌入熟铁中，经过多次锤炼淬锻，便是所谓百炼精钢，也称为灌钢。健，表示强韧。

淋口，是指将生铁溶化，淋在预定的锋口上，高炭分子仅进入锋口一段加以淬锻，所以称生铁淋口，仅锋口是钢（当然并非真的钢），磨了几次就不锐利了。

两斤重的剑，仅淋生铁六钱至八钱，省钱省事，同样可以用来杀人砍人，能使用两斤剑的人，已经屈指可数了。

一把淋口剑，比健钢剑便宜十倍。

进来一个瘸了右脚的糟老头，往他身边一靠。

“你这种人如果买一把宝剑使用，天都不会饶你。”

糟老头眯着老眼说，向店伙招手：“伙计，卖给他一根小铁棒，重量不要超过两斤就够了，千万不要把刀剑卖给他，以免他杀人如屠狗。”

“少管闲事好不好？”

他冒火地说：“你跟来干什么？阴魂不散吗？”

糟老头化装易容术非常高明，但一开口他便知道是笑魔君。

老魔父女曾经在码头，目击他用一根竹杖，击溃上百名

高手秘探，废了好几十个人的手脚，如果他使用刀剑，那还了得？老魔虽然绰号称魔，其实并没具有魔性，自承是邪道人物，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。

“我也有权知道结果呀！为何不能跟来？”

笑魔君不理睬他冒火，拖了他的手肘出店：“秘探们扑了个空，人都化装易容躲在暗处，等候飞天猴那些悍贼出现。他们已经发现你了，可能正在打你的主意。走，找地方先填五脏庙。”

门外有一个小流浪汉，是傅玉莹姑娘，盯着他嫣然一笑，颊旁绽起笑涡十分女性化，扮成小流浪汉，实在不适宜，一眼便被人看穿是假货。

走了半条街，前面看到有酒旗子飘扬。

“留意小店门外的两个人，秘探。”笑魔君一面走一面低声说：“把守住杀坊酒肆，便可发现可疑的人，这些家伙相当笨，忘了飞天猴那些悍贼是本地人，怎么可能在发现警兆时，仍在茶坊酒肆进出？”

“至少，可以等到你我这些外地人呀！”霍然其实并没真的冒火，他对笑魔君父女的好感，比对玉面天罡那些侠义英雄的好感多，虽然他已经知道，光临德州的炼魂修士一些侠义名宿，并不是替快马船保镖的鹰犬。

“只要你不妨碍他们的事，你目下是安全的。一旦他们认为正事已经办妥，而有能力对付你，你就必须小心了。小子，你必须睁大眼睛，拉长耳朵，留意一切动静风色，以免一头撞入他们的天罗地网里。”

“我会小心的。”

霍然冷冷一笑：“在我没得到警兆之前，他们是安全的。”

“所谓警兆意指什么？”

“李小姑娘的安全。老魔，不要明知故问好不好？”霍然显得有点暴躁。

凡是牵涉到李小姑娘的话题，他都显得有点暴躁不安。

“好，不问不问。”

老魔领先进入酒肆：“有牵挂的人，活得是很苦的。”

“你烦不烦呀？”霍然尾随入店。

走在最后的傅玉莹掩口而笑，清彻的风目中却有狡黠的光芒闪烁。

刚在近窗的食桌落坐，便进来了两位穿衫裙的女郎，在不远处落坐，举止却没有村姑味，倒像大家闺秀。

是贝秋霞和穿云燕柯玉洁，扮像不错，但面庞过于秀丽，瞒不了有心人，一看便知她们的来历。

穿云燕脸上有恐惧的神情流露，还真怕霍然反脸找她算西山袭击的账。

“我作东。”

老魔向来招呼的店伙说：“来几壶竹叶青，大盆鱼肉……”

“不要鱼，这些日子吃鱼吃腻了。”霍然接口：“要肉，我这条汉子无肉不饱。”

“客官得等候，鸡鸭得临时宰杀。”店伙脸有难色：“今天虽是集期，但鸡鸭已售光了。”

“只有鸡鸭？”

“小伙子，这里的人少吃牛羊。”

老魔说：“将就将就啦！江南人吃猪肉，这两年不知肉味啦！你也应该知道呀！这两年凡是有王法的地方，都吃不到猪肉。伙计，我们可以等，杀鸡宰鸭，红烧白切都可以。”

“他娘的！都是这个狗皇帝惹的祸。”霍然破口大骂，狠瞪了邻桌的贝秋霞一眼。

贝秋霞正替皇家效命，他大骂皇帝，显然含有挑衅味，也真有意借题发挥。

“也不能怪这个皇帝狗屎呀！”

老魔大笑：“哈哈！他是天下的主宰，他高兴干什么就随意干，这是他的特权，天下都是他的。他们家姓朱，朱与猪同音。他生肖属猪，天生的猪。所以，他去年颁下圣旨，禁止天下养猪杀猪，猪都被放到山林里自生自灭，只有王法不到的地方，才有人敢养猪杀猪。要想吃猪肉……”

“必须等这个猪皇帝死了，下一个皇帝不属猪，才有吃猪肉的希望。”

傅玉莹也乘机发牢骚：“你们北方人吃牛羊，没有猪肉吃无所谓。南方人以吃猪肉为主，这两年真是灾情惨重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

如果贝秋霞真对皇室忠心耿耿，便该拔剑而起兴师问罪，漫骂皇帝讥讽时政，是大逆不道的严重罪行。

她怎敢拔剑问罪？她禁不起霍然一击。

禁止养猪杀猪的圣旨，是去年春（正德十四年）颁布天下的，雷厉风行，天下政令所及的地方，没有人敢违抗圣旨；不法之徒玩命亡命的人例外。

正德皇帝在闰八月动身启驾返回京师，九月在淮安清江

浦积水池扮渔夫覆舟落水，得了大病。挨到次年（十六年）三月丙寅（十四日），死在豹房，结束了他三十一年罪恶的一生。

下一个皇帝嘉靖，幸好生肖不属猪，这才解除了禁止养猪杀猪的禁令，天下百姓这才重新有猪肉可吃。

其实，下这种荒唐圣旨的皇帝，正德皇帝不是第一个，有前例可循。

宋朝被辽国掳走的皇帝徽宗，生肖属狗，就曾经下圣旨禁止天下杀狗，因而引起太学的学生到皇宫抗议。

因为我国自古以来，牛羊猪狗都是家常的肉类主要来源，狗肉是大众化的肉类，并不认同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，只是家畜之一。

论对人类的贡献，牛与驴才真是人类的朋友，牛与驴同样照吃不误。

傅玉莹乘机发牢骚，凤目也盯着贝秋霞跃然欲动。

“不关我的事。”

贝秋霞立即表明态度，脸上有友好的笑意：“今年清明节，皇上祭祖大典，搜遍京都附近，找不到一头猪献三牲，连鬼神也吃不到猪肉，人们还埋怨什么呢？鸡鸭同样是肉，对不对？”

“有道理，女人，我是愈来愈佩服你了，你的确能说会道才华过人，那个皇帝不重用你，确是埋没人才。”

霍然流里流气地说：“哦！你师父玄灵教主目下在皇帝身边，是不是替那个皇帝炼什么妖术？”

“这……”贝秋霞突然脸红耳赤。

皇帝身边有一大群怀有奇技异能的人，有所谓神仙、勇

士、老道、和尚、喇嘛活佛……平时安顿在豹房和大将军府，出巡时带在身边做侍卫，人数上千，洋洋大观。结果，皇帝不但没学到奇技异能，也没练成盖世霸王的勇力，也没修成神仙活佛，只活下三十一岁便去见阎王了。

下一个皇帝嘉靖，更是修仙修佛走火入魔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霍然一怔。

贝秋霞不但脸红耳赤，而且羞态十分动人。

邻桌有两位食客，像一双老村夫妇。老妇满脸的皱纹，脸色苍中带青，半白的头发用青帕包住髻，看年纪已在花甲左右了，但老妇的一双明眸，却灵活清彻水汪汪。

“不……不关你的事。”贝秋霞回避他的目光，脸快要红到脖子上了。

“我问你师父的事。”他追问。

“我……我拒绝回答……”

“见不得人的事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老妇突然轻咳一声，吸引两方的注意，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，两桌的人齐向老妇注目。

“她不能答覆你，年轻人。”老妇找上了霍然，声调不像出于老妇的口中，是年轻女人的嗓音。

“为何？”霍然笑问。

“因为她是一个还没开脸的大闺女，但是否可靠就不知道了。没开脸，并不能表示她没与男人鬼混。”

老太婆说这种话，百无禁忌毫不足怪，但听在少女们耳中，可就羞愧难当啦！

贝秋霞果然受不了，变色拍桌而起。

“不许激动。”霍然也拍桌而起，气大声粗：“老大娘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可是，你的话我还没听懂，这与这位贝姑娘有关吗？”

“嘻嘻嘻……”

老太婆怪笑：“是否与她有关，她心中雪亮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她知道她师父玄灵教主替皇帝在做些什么，炼的是什么妖术。只是她说不出口，羞于启齿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霍然追问。

“我准备到南京，邀了一些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霍然指指老村夫：“你在杭州把这头犀牛请到了，我以为你早就到了南京啦！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

“你是幽冥玄女，他是分水神犀。不要问我为何知道你们的底细，你所说的话我还不明白呢！”

贝秋霞脸色一变，脸上出现惊容，被幽冥玄女的名号吓了一跳，大概知道幽冥玄女的来历底细。

“我仍感人手不足，特地来邀请飞天猴合作的。”

幽冥玄女不再追问，坦然说明来意：“好不容易找到这里，却碰上了皇家的秘探光临，运气不好。到南京劫宝发财，只是我附带的次要目标，真正的目的，是谋取玄灵教主替皇帝所炼制的一件宝贝。”

“宝贝？有意思，什么宝贝？”

“她知道。”

幽冥玄女指指贝秋霞：“只是她羞于启齿，她会羞死。”

“那你就说吧！”

“在大庭广众间，我虽然上了年纪，也不便说呀！由她说岂不更迷人些？反正这件宝贝，我一定要设法弄到手的。再见，诸位。”

两人猛地一掀食桌，跳窗溜之大吉。

三枚六寸扁针，速度虽快得目力难及，但仍然慢了一刹那，全贯入食桌。

“追！飞天猴的下落，全在这妖妇身上。”门外有人大叫大嚷。

贝秋霞与发射飞扁针落空的穿云燕，也跳窗追出，轻功惊世骇俗。

霍然手急眼快，拉住了正想追出的傅玉莹。

“不可！她的目标在你。”他急喝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三枚扁针在穿云燕出窗的后一刹那，从外面向窗内飞射，贯入对面的墙壁。

假使有人衔尾追出，三枚扁针可能全中。

“她怎知道我要追她们？”傅玉莹吃了一惊。

“因为你流露出敌意，她们已感觉出威胁。”

霍然说：“消除威胁的最佳手段，就是消灭具有威胁性的人，未雨绸缪，这是保护自己的金科玉律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位姓贝的女人，妖术颇为高明，御神大法火候不差，可以意测对方的意念。你看她们不顺眼，她已经感觉出威胁了。我一个人，他们已经穷于应付，身边再多两个对他们怀有敌意的人，岂不更为危险？”

因此除去可能帮助我的人，等于是直接消除日后更危险的威胁。贤父女今后的处境，必定相当恶劣危险。

“今后他们最好不要招惹我。”傅玉莹恨恨地说：“你认为这些秘探，能等得到飞天猴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不了解飞天猴这个人。”

霍然苦笑：“但按常情论，他该已远走高飞了，双方实力悬殊，他不会笨得把所有的人投入断送掉？”

“你也打算等？”

“是的，等。有幽冥玄女这些人参与，大概不会等得太久，情势可能有变化，我得设法把泗州水怪弄到手，就没有我的事了。赶快填饱肚子，我要跟去看结果。”

酒菜终于送来了，话题自行中止。

有人留意他们的动静，并不打算惊动他们。



村南小山连绵起伏，林深草茂，不时可以发现几间农舍，都是些种山人家，几乎像遗世孤立的自给自足葛天氏之民，少与外界往来。

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出了村南，片刻间便消失在草木葱笼的山野里。两人并不急于脱身，有意让追赶的人盯牢，追的人速度惊世，他俩也不慢。可是，他俩忽略了其他的人。

追来的贝秋霞轻功之佳，并不下于穿云燕，在追出村之前，警讯信号已经发出了。

在村外埋伏的人，也无意及早将逃走的人拦住，当然也

可能拦不住外逃的人，或者外逃的人恰好从空隙中撤出，因此不见有人现身相阻。

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自以为得计，认为自己了不起，来去自如，大意地引贝秋霞两女远追。

不久，山区各处隐隐传出铜哨的清鸣。

八方合围，小山的草木丛中人影飘忽。



这是有计划的包围、堵截，应变的准备相当充分。

发现目标，埋伏的人快速地包抄挺进，由紧蹶追逐的人担任中枢，包抄的人按地势先急进，两面一抄，最后向中合围，定可将目标围住。

可是，谁也弄不清对方的实力底细，只按自己的计划行事，也没在计划中，将意外计算在内，反正发生情况就立加处理，按计划反应行动。

宋大人的计划，是针对飞天猴而策定的。

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的出现，是意外的情况。

霍然的出现，也是意外。

再完美的计划，也会因意外的情况出现，而成为失败计划，想完全控制所有的情势，是十分困难的事，任何意外皆可改变情势难以收拾。

在林深草茂的山区，摆脱追逐的人并非难事。善于紧蹶追踪的人，也难以完全掌握目标的动向。

视野有限，包围搜索如果人手不足，谈何容易？宋大人

有五艘船，其实能真正出动的人手，绝不会超过一百，搜山林效果有限。

好在贝秋霞与穿云燕轻功超绝，紧迫追逐术也极为高明，能准确地掌握猎物的动向，不时发出只有自己人才明白意义的铜哨声，显示所处的位置，引导从两侧超越包抄的人向猎物集中。

幽冥玄女的轻功非常了得，分水神犀就差了一段距离了，远出七八里外，进入茂密的树林，向西南急走，以山峰定向不至于迷失。

“只有两个鬼女人追来，正好把她们弄到手？”分水神犀气喘如牛，不想再走了。

“不，那妖妇厉害，已获玄灵教主真传，我奈何不了她们，把她们引到聚会处，就可以好好摆布她们了。我们一定要弄清秘探们的计划，活口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，半途动手即使能和她们缠斗，但绝对捉不住她们的。不要三心两意了，引她们来追是上策，快走。”

“你真知道这个妖女？”

“上月我在南京活动，就见过她师徒二人出入宫城，所以知道她的底细，她的出现我大感意外呢！她竟然随这一群秘探在太湖现身，同行的人恐怕还有比她高明的高手在，所以必须将她诱出，希望能把她弄到手。凭你我两人之力，奈何不了她的。”

“你在南京……”

“是前往探底的。”

幽冥玄女坦然说：“发现保护皇帝珍宝的高手甚多，所以

才远走请你们共襄盛举。看来，咱们找飞天猴相助的希望成空了。咱们多日来找不到他的踪迹，原来他有了困难躲起来了，难怪咱们白费工夫，浪费了不少时日。”

“既然那猴子不在，咱们何必与找他的秘探发生冲突？何不到别处去找他？”分水神犀对向秘探挑衅不以为然。

“也许他会在秘探附近看风色，咱们可以利用机会找到他呢！到别处去找，更无希望。”

“你向妖女所提及的宝贝，到底是什么？你真为了那件宝贝而到南京盗宝的？不是为了珍宝？”分水神犀提出疑问，脚下也逐渐乏力。

“叫桃花帐，或者天罗帐，也称乾坤帐；主持炼制的人，正是玄灵教主。主要的目标，当然是皇帝搜刮的珍宝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把桃花帐弄到手。”

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……”幽冥玄女扮成老妇，脸上依然变了颜色，表示脸红了，所以颜色加深了些。

“到底是什么宝贝？”分水神犀不懂，不死心追问。

“反正是一种法宝。”

幽冥玄女支吾其词：“用帐的人，不但外魔不侵，连鬼神也远避，有如布下天罗，帐内自有乾坤，凡人更休想接近伤害帐内的人，甚至可辟刀兵水火。你不懂，别问好不好？”

“有这么厉害？”

分水神犀大感吃惊，也意似不信：“那个皇帝夜间睡在帐内，岂不是稳如泰山，任何刺客也休想伤得了他？”

“没错，刀兵水火，鬼神妖魔，皆伤害不了帐内的人。”

“你会炼制吗？”

“知道炼法，但……”

“你也可以炼来使用呀！”

“天地间除了皇帝之外，没有人拥有炼制的器物。”

“什么？”分水神犀大惊小怪：“皇帝不是人？”

“只有皇帝才有这种能力。”

幽冥玄女用冷冷的语音说：“皇帝是特殊的人类，拥有特殊的权力，天下是他的，他有权支配。他在扬州遍刷处女和寡妇，用一万零四十四个处女的落红，才能炼制神鬼不侵的桃花帐，他能办得到，其他的人能办得到吗？”

“简直狗屁！”分水神犀大骂：“这算什么玩意？你们炼妖术的人，都该下地狱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能破解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把帐内那个皇帝宰了。”分水神犀火爆地说。

“你真笨。”幽冥玄女嘲弄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皇帝不可能一天到晚，抱着几个美人躲在帐内，你想宰他，在帐外宰岂不比入帐宰容易？老实说，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近桃花帐三丈以内，便会粉身碎骨，信不信由你，不信的人肯定会遭殃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快走，有人跟来了。”幽冥玄女警觉地一掠三丈。

分水神犀一咬牙，强提精力撒腿飞奔。